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序一

聖廟樂釋律序　丙午

大樂與天地相應故審音與明時無異理也康熙年間司天者中西各是其說而不相下廷臣莫能決聖祖仁皇帝謂不明其理則何以判其爭於是專精研求於句股乘除之術而數學於以大明於是乎有儀象考成之書而晦朔弦望無不正合朔中氣無不驗又推之以定樂而有律呂正義一書不泥古法而獨探天地閒之元聲爲發千古未發之祕

今上纘緒悉遵循之以爲準

聖明作述此誠極千載一時之盛也已儒者躬被　陶淑之化而不明其理不究其數陽景中天而瞽者不見震雷動物而聾者不聞不當引以爲深恥乎嘉定錢君學源坤以名進士爲江寧郡學官春秋二丁釋奠於文廟其所職也因恭閱祭之樂章與其改宮起調之法而識其所以變通之由默識神會著爲一書名曰　聖廟樂釋律凡四卷詳列

昭代所定律呂之度數於首以絲竹爲八音之綱領爲具著其同異焉以字譜與十二律相配爲明其畫一焉以及七調之旋宮加減之比例絲竹之遷位無不條析

分明使人易曉更以器有長短厚薄弦有肥瘠當隨其形質以定譜不當執一定之譜以槩夫器同而形異者此尤爲達變之論也錢君以所居之官盡所居之職故其言樂律也不泛及焉然其闡發精微之奧疏證同異之原彙而通之殆亦不外是矣夫天地之氣正而後樂正今者七政齊而八風平協氣旁流休嘉四塞樂之和也卽以理推之而可知也昔孔子歎周文之郁郁而曰吾從周又非徒斤斤守不倍之義而已曩曾見蕭山毛氏所著

皇言定聲錄亦欽承

聖祖論樂之旨今復覩此書是其信從也誠悅服也其

所以導一世之趨而解將來之惑者不皆重有賴也夫

丁小疋杰校本鄭注周易序庚子

鄭康成注周易九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至宋崇文總目則僅有一卷而已鼂陳兩家皆不著錄南宋說易家所引用已非全文至於末年四明王厚齋迺復爲之裒輯以成此書明胡孝轅附梓於李氏集解之後故凡已見集解者不錄姚叔祥更增補二十五則

皇朝東吳惠定宇棟復加審正蒐其闕遺理其次第益加詳焉蓋說經之道貴於擇善而從不可以專家自囿況易含萬象隨所取資莫不具足鄭易多論互體繫辭傳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又曰物相

雜故曰文此卽互體之說所自出王弼學孤行遂置不講而此書亦遂失傳王氏蒐羣籍而緝綜之功甚不細其不能無誤則以創始者難爲功也近者歸安丁小疋孝廉復因胡氏惠氏兩本重加攷定舉向來以鄭注易乾鑿度之文羼入者爲芟去之以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卽注漢書者非指康成又於字之傳譌者如小畜之輿說輻當作輹夬之壯于頄當作頯一一正之又王氏次序本多顛錯胡氏惠氏雖迭加更定而仍有未盡今皆案鄭易本文爲之整比復摭補其未備者若干則扶微振墜使北海之學大顯於世此厚齋諸君子之所重有望於後賢者而丁君實克纘之非相違也而相成也豈

與夫矜所獨得以訾謷前人之所短者之可比哉余於厚齋所輯若詩攷若鄭注古文尚書及論語若左氏賈服等義皆嘗訂正惟詩攷稍加詳此書雖加贍涉然精力不及丁君遠甚今覩此本老眼爲之豁然增明歸時攜以詒吾黨之有力者合梓之爲王氏經學五書知必有應者乎至於字音鄭氏時未有反語及直音某字爲某者後人因其義而知其讀或去其比況之難曉者而易以翻切之法以便學者雖非元文要爲根本於鄭不可廢也夫此書收拾於亾佚之餘復經二三君子之博稽精覈而後得以完然無憾百世下讀是書者其寶之哉

王厚齋輯鄭氏注尚書序 丁酉

鄭康成注尚書九卷舊唐書猶著錄然自隋以來其學寖微故祕府一失其本而世遂無有傳之者鄭氏之於書自不及三禮之精書前有孔安國之傳後有蔡九峯之注故人視鄭氏之亾蓋不足惜雖然一人之見豈能盡得事理之精詳而無遺憾衆家之言猶必兼採擇焉況鄭氏漢之大儒今所傳自詩禮之外若易孝經論語及此書之注皆寂蔑無聞使後生不見古義豈非一恨事哉宋厚齋王氏辛勤掇拾於墜失之餘於易輯爲三卷於論語輯爲二卷於尚書更輯成十一卷尢班班可考其釋五禮之異於舜典則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

於皐陶謨則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蓋周監二代
儀文始備於是乎有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其源雖皆昉
於唐虞而當其時未必能詳也在巡守則言五等諸侯
朝聘之禮爲切而論其大常則自當以上下各有等衰
者言之其釋金三品爲銅三色古者唯銅之用最廣而
以之作貢必不責以難得之貨孔傳言金銀銅金銀非
民間所常用也他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鄭注皆勝
孔氏他或不皆然則在讀者自擇之耳昔虞仲翔條鄭
解尚書違失事目以奏吳主云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
同從誤作同訓爲酒杯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又古
大篆丣字讀當爲桺古桺丣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

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宏
命學官定此三事今考王氏於虞所舉者皆不載又余
讀書正義見所引鄭注此書亦間有漏略者此則余爲
補之而他書力未能徧及也鄭氏易近世已梓行矣此
書與論語注江寗嚴侍讀用晦長明得自泰中故家欲
與王氏所輯左傳賈服義並爲雕版以傳與吾夫子信
好之旨知皆必有當也鄭氏又注尚書大傳朱錫鬯作
經義考時謂其已佚而今尚有四卷之書見在德水盧
氏所鐫本雖亦未全然必非後人所能僞撰也然則天
下之大安知鄭氏所注諸書若尚書若論語若孝經世
閒無尚有畱遺者在乎余不禁慨然有餘望焉

尚書大傳考異補遺序 戊寅

尚書大傳三卷宋志猶載之近代學士大夫多不聞有是書吾鄉孫晴川氏之騄嘗於羣書中鈔撮薈萃釐爲三卷以求合於前志之數其用力可謂勤矣文弨嘗得其書而讀之如洪範五行傳不及文獻通考所載之詳而其閒又有以向歆之文闌入之者與伏生書大不類至若伐耆甫刑仍作戡黎呂刑而又無冏命思欲因其規模少加增損然蒐籍浩繁非一目所能盡偶有綴緝未必有益於本書也吾宗德水雅雨先生尊經嗜古訪求此書得之吳中藏書家刊而行之文弨得之以校孫氏之書其詳備實勝之至篇目有互異編簡有先後則

皆出於掇拾之餘而非隋唐以來之完書然求其所闕佚者殆亦僅矣其閒傳寫異同蓋所不免因爲作考異若干條且念孫氏苦心蒐討不爲無功凡有可以裨益是書者亦慎取而集錄之以繫於後使有所附以傳焉孫書召誥傳有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之文蓋本諸白虎通然北史劉芳傳引此以爲尚書逸篇未必卽是大傳故余作補遺亦不載然書中如王曰若圭璧及丕天之大律亦逸篇也則此亦不可遺也故復取以綴於此云

增校王伯厚詩攷序　庚子

曩余於此書增其所未備并以元本補遺各歸本篇錄

成淸本爲之跋其後矣自爾以來時復繙閱見王氏於
釋文所載之異同多不引又夫古來傳書不皆畫一卽
釋文本亦與正義本多不相同宋人刻經注疏附以釋
文至其差齵處便改釋文以就注疏之本使非通志堂
所梓宋本經典釋文三十卷具在後之人又安從識別
乎繼又得日本國人山井氏鼎所爲七經考文觀之其
所傳古本往往與釋文所云一作某或作某及正義中
所云定本作某者符同而王氏於異字異義獨不取諸
釋文說者謂王氏意主別三家之異同於毛詩之異文
可從略余向者亦未之採今補採之以廣異聞有陸氏
所據之本有陸氏所云異同之本具別白焉若其明指

以爲非者則不錄也至今書之譌異者不但陸氏時未有卽王氏亦嘗未之知也余曩已舉朔月辛卯之譌月爲日家伯維宰之譌維爲家兩條矣今更悉數之如何彼禮矣禮譌爲穠終然允臧然譌爲焉不能辰夜辰譌爲晨碩大且篤碩譌爲實不可畏也不譌爲亦胡然厲矣然譌爲爲天降滔德滔譌爲慆降予卿士予譌爲于又若羊牛下括誤倒爲牛羊家室君王誤倒爲室家小旻與抑之如彼流泉皆誤倒爲泉流而竹竿之遠父母兄弟不與淇水在右相協據石經當作遠兄弟父母至四月之奚其適歸乃朱子從家語訓奚爲何若毛氏則作爰字其訓爲於與左氏所引正相合凡若此類世人

習其讀而昧所從來者比比矣古書所引在宋諛以前其又可執以爲異文乎

本朝嚴思菴虞惇著讀詩質疑會稽范蘅洲家相著三家詩拾遺於此書亦各有增損然於王氏採用之誤則皆未能盡正而一經移易轉又滋譌近又得歸安丁小雅校本凡王氏之沿譌互異者一一釐革余見而善之亟爲傳錄亦採用嚴范二家之長各著其姓以別之至所引各書本無當篇之名則以余所知者增成之又若日本國之本其異同頗多於釋文所云雖未必全是然要爲中土舊傳之本居多非僻遠之人所能僞撰也亦取以入焉而是書乃可謂完然大備矣噫諸君子之勤

勤掇拾者非欲申三家以抑毛而奪朱也義可斷章辭無違詁是在善讀者意逆而微會之耳苟其不然卽陳古以諷一語亦爲禍階致令末世子孫不欲人頌颺其先世之美而以爲魚藻之義則詩之爲教幾可廢矣豈古說詩者所能逆料也哉是書本不分卷今以所增益者多因分之爲四卷云

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 丁酉

文武周公之典章制度於左氏傳尚有可考者其言多古文其訓釋亦當用古義自晉杜元凱作集解雖曰取前人之說而會通之然其閒輒以其私臆妄易故訓者多矣其最悖謬者謂天子三年之喪卒哭遂除衰麻更

制諒闇之服以終喪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爲證遂以其議定當代之制此其誣經蔑禮不可爲訓明甚而唐時作正義顧乃棄賈服之舊注獨以杜氏爲甲其不可通處必曲爲之說而以賈服爲非今賈服本書既已不可復見就正義所引謂杜所不取者往往遠出杜解之上宋厚齋王氏乃於諸書中搜輯補綴賈服外若鄭康成馬季長王子雍之說咸錄焉匪徒掇拾闕遺蓋將以正杜氏之失也因十二公分十二卷江寧嚴用晦從秦中舊家錄此以歸余見而愛之向見吳中惠定宇氏左傳補注一書亦以古義糾杜之違服其精確錄而置之篋中有年矣今乃知王氏此書定宇祖父以來

卽相傳有鈔本而外人罕得見余雖往來吳中實不知惠氏之有此書也頃閱近人余仲林所爲鉤沈而後知之惟王氏闢之於前故惠氏祖孫得謚精之於後如邱賦卒兩之說皆不從杜遂扶以下依服虔作遂跣以下以爲燕飲解襪之明證一字之異其有關於典制如此余讀昭元年傳云秦后子享晉侯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服氏謂十里置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卒皆日行一百六十里杜氏則謂並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正義從杜難服謂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卒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八千里雖追風逐日

之足猶將不遠遂謂杜義爲長衆正義此駁何其輕脫不思之甚也十里一乘一反行二十里八反行百六十里故服以是爲率安得忽生一萬八千里之說輕相嘲笑乎且其法至元董摶霄實祖之以運糧矣十步一人負米四斗三十六人行一里人日五百反爲二十八里輕行者半重行者半百里用三千六百人致米二百石是卽服氏之說可實見諸行事者正義必抑之使不得與杜氏竝多見其無識也此書雖非全文然學者當愈知寶愛如惠氏遂能以是成其家學矣必若此庶無負厚齋扶微繼絕廸後人擇善而從之指意也乎是書本無序余不自揆旣稍加整比遂僭爲題其端云

春秋五測序 丙申

揆日之度察星辰之行以正時而成歲必稽其元焉必立之法焉而猶有參錯而難合者則其立法疎也故善觀天者不能廢法而要當使法一稟於自然此豈幸其一二偶驗而遂謂吾法之盡善至其不驗則將強天以求合是其爲不可也不甚明哉說春秋者之有例也猶夫觀天者之有法也屬辭比事之爲敎也遠矣顧左氏所稱猶爲史官之常例雖其閒亦有聖人所不易者然不可卽以爲聖人之所筆削者盡如此厥後諸儒之說莫不知有例而用之不精或偏而不全或常而不變其蔽往往陷於繚繞破碎而使經之義轉晦故夫法不密

則懸象遲速之度不能必其無差也例不精則垂文示教之旨不能必其無失也今戴君敬咸之說春秋也其所以測者五焉蓋謂春秋之文有常有變有互有便有闕斯五者比類求之而各有得例具於文故卽文可以見例且約指古今之說春秋者有四失一曰不赴不書赴則從赴書二曰諱則沒而不書三曰得禮不書凡書皆譏四曰史策舊文仲尼新意此四者其言皆近是昔之人所據以爲說春秋之例然者君謂其不盡然立五測以祛四蔽不必定出己見而亦不必固守成說期於適當而止君之所以爲例者不綦善乎夫觀天者至近世而儀器更精分數更明故其密合亦遠勝於前代蓋

鑒前人之失而順天以求合不偏守一法以測天君也因文以見例不偏執一例以測聖人其道實有相類者余是以擬議而爲之說如此君名祖啓上元人乾隆二十七年鄉貢士今爲關中書院山長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己卯

前明胡端敏公前發寧王宸濠不軌事以罪去後事驗得雪復用於時人以是稱之至今而不知其侃侃正論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者正多也公爲吾邑臨江鄉人其裔孫以公所著膚見二卷示余屬爲之序葢公讀邱文莊大學衍義補而著其所欲設施者如此其中有云吾嘗於某疏中備陳之則此爲公登朝以後之書也

嘗慨夫世之學者自爲秀才時即專以決策發科爲念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爲國家病夫士當其困窮里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或不能盡知若既巳在其位矣於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行疾苦之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既知之則當思所以處之思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溺於富貴者既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爲者又或囿於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泥古亦失國家何賴焉若公此書或增成文莊之義以爲必可行或摘抉其弊以爲必不可行文莊之以微文見意與其所遷就而不敢言者公則一一引伸而別白之余讀公之書而

歎公之識微知著其議論平正通達實過文莊遠甚何以明之史稱文莊性褊狹與劉健王恕不相能御史言事不合意輒面斥之公有是乎方大禮議起之時公家居持論頗與張璁桂萼合然終身未嘗與之比迫諸君子廷杖而公復上書諫其虛衷觀理庶幾可與其中立而不倚矣且即其書求之邱氏言敬大臣而公則以爲體羣臣亦當詳也邱氏極論周官安富之道而公則以爲今有司之爲富家役者亦多也邱氏欲以餘田準丁謂如是則丁不匿而公則以爲是教之使匿也邱氏既知鈔法之不便而又欲強立一法以必其行公則以爲斷然不可行也邱氏有取於韮搏霄運糧之法而公則

以爲如其言百里當用三千六百人日遞米二百石實計人日運米五升五合餘耳柰何以爲便而取之殆未之思也至若宦官近習之弊枉當時所宜救正者事孰大於此而邱氏無一言及之公獨危言正論一無所撓此尤爲人所不易及者余故以公爲過於文莊非私言也夫以公之通曉治體如此而於論治河也猶曰身未親歷未敢以爲必然其論西番也亦如是不諱其所不知然則是惟無言言則必明見其可行而後從而言之此豈與世之以冥冥決事者可同日而道哉學者讀是書當知古人仕學之不苟而求其所以用心雖處極盛之朝瞿然思所以爲持盈保泰計者亦致不可忽也文

莊之書世多有得是書輔而行之不益盡善而無弊乎書之以諗天下之留意於治道者

中庸圖說序 丁亥

文弨弱冠執經於桑弢甫先生之門聞先生說中庸大義支分節解綱舉目張而中間脈絡無不通貫融洽先生固以爲所得於朱子者如是蓋先生少師事姚江勞麟書史先生勞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躬行實踐所言皆見道之言雖生陽明之里餘燄猶熾而獨卓然不爲異說所惑先生信從既久固宜其言之與朱子悉相脗合而文弨亦幸得竊聞緒餘於按試寶慶日諸生循例講書有以君子中庸一章進講者與吾素所聞於吾

師者未有合也因舉吾師之說以爲諸生正告焉既有以所著中庸圖說來質者則新化生員劉光南也其所解平易切實多與吾舊所聞合而又本朱子相當相對之語以爲之圖不知者或以爲穿鑿破碎而吾獨喜其一本於自然初非私意小智之所能爲也及入試劉生又冠其曹其文能以理勝迥異乎矜才使氣以求見長者益信其有得於儒先之旨深也吾房師漢陽孫楚池

漢先生嘗寓書教文弨宜昌明理學毋務華而棄實顧所至殊不易得既得劉生亟舉以告先生索其書於今月始齎以往使者尚未返不知於先生意何如適劉生遠來索序歲云暮矣姑且以文弨所見者塞其請俟甫

先生遠在浙江異日將并寄是書以求正必待兩先生許可而後乃可爲是書增重也

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 丙申

表章遺書莫先於經近代之僞撰者若張商英古三墳書吾衍晉文春秋楚檮杌豐坊子貢詩傳申公詩說之類其言舉無可采而好事者爲傳之此則過也然如張霸之百兩篇時君旣知其僞撰矣而愛其文辭亦使之流傳於世連山歸藏古無著錄而隋唐志始有之今見於諸書所引用者其文類斑駁可喜子夏易傳見於陸德明孔穎達李鼎祚所引者於訓詁名物爲詳相傳以爲張弧僞作弧唐人也孔陸諸人寧有不知而肎輕相

承用乎此必有所由來然如今通志堂之所收者則又幷非張弧之舊矣使此數書而在亦焉得不爲傳之孝經有古今文鄭康成注者今文也孔安國傳者古文也五代之際二家竝亾宋雍熙中嘗得今文鄭氏注於日本矣今又不傳新安鮑君以文篤學好古意彼國之尚有是書也屬以市易往者訪求之顧鄭氏不可得而所得者乃古文孔氏傳遂攜以入中國此書亾逸殆及千年而一旦復得之此豈非天下學士所同聲稱快者哉鮑君不以自私亟付剞劂而以其本示余余按傳文以求之如云閒居靜而思道也則陸德明引之矣脫衣就功槃其肌體云云則司馬貞引之矣上帝亦天也則王

仲邱引之矣其文義典核又與釋文會要舊唐書所載一一符會必非近人所能擬造然安國之本亾於梁而復顯於隋當時有疑爲劉光伯所作者卽鄭注人亦疑其不出於康成雖然古書之留於今日者有幾卽以爲光伯所補綴是亦何可廢也葢其文辭微與西京不類與安國尚書傳體裁亦別又不爲漢惠帝諱盈字唯此爲可疑耳漢桓譚唐李士訓皆稱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言今止一千八百六十一言此則日本所傳授前有太宰純序所謂不以宋本改其國之本是也唯是章首傳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斷屬譌誤因下有曾子者男子之通稱一語而誤會爲孔

當爲衍文仲尼之兄自字孟皮安得與仲尼同字且於本文亦無所當此當爲後人羼入無疑余所以致辨者恐人因開卷一二齟齬遂并可信者而亦疑之則大非鮑君兢兢扶微振墜之本意矣故備舉其左證於前以明可信且尚書傳朱子亦以爲不出於安國安在此書之必與規規相似也然其誤入者則自在讀者之善擇矣德水盧氏嘗刻尚書大傳周易乾鑿度等書流布未廣其家被籍之後板之在否不可知此皆漢氏遺文好古者所當愛惜若能與此書並壽諸梓以爲眾書冠冕譬之夏彝商鼎必非柴哥官汝之所得而齊量矣前朝所刻書多取僞者今皆取其眞者不誣以見

國家文教之美朝野相成爲足以度越千古也哉

鄭氏注論語序丁酉

康成注論語十卷自周齊至隋盛行於人間唐書猶著錄至趙宋始不以入志則書之亾也其在五代之際乎金陵嚴侍讀用晦自裝中歸從三原王端毅後人處鈔得王深寧所輯古文尚書鄭氏注古文左傳賈服各家義而此書亦其所編綴者也鄭氏注在今日誠如椎輪耳使其書尚在舉業家亦必不好而志古之士要不忍使其墜遺深寧叟勤勤搜採於亾佚之餘蘢爲兩卷此書之不終泯王氏之力也其訓不時不食謂一日之中三時食不時謂非朝夕日中也於人而無恆不可以作

巫醫則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以子貢方人謂論人皆與朱子義異然亦未嘗不可以備一說也王氏又嘗輯鄭氏易及詩攷世多有其書而此三書卽吾鄉藏書家亦未備故浙江通志中亦未以之入錄侍讀一見而傳其本以歸可謂知所寶矣余次第錄之適此書先竣遂序其緣起如此

孫詒穀曰此三書非深寧所輯疑惠定宇託名也

孟子章指序　丁丙

漢趙邠卿爲孟子章句其題辭又有云章別其指者蓋隨文訓釋之外每章撮其大指而爲之辭於是有章指之目李善注文選出師表引之又王伯厚云章指引論

語曰力行近仁謂以中庸爲論語鼂子止讀書志云孟子十四篇趙岐注又云爲章指是則唐宋人咸知有章指也自僞作孫宣公孟子疏者掠取其文入於疏首又不能全載而多所更易乃於趙氏本所有者則徑削去之至所引故實間爲疏其所出且於恥之於人大矣章略著之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疏雖爲此言亦不云是章指自經削去之後於是人罕知有趙氏之章指矣且疏既刪其全文而但釋其一二字句使後人讀之茫然不知其何屬甚矣作疏者之謬妄也朱子集註孟子於王之臣章小弁章求則得之章所引趙氏皆出章指而後人或以

爲總注此皆未之深考也宋時嘗以四科優劣之差命題今見於有事君八者章指中是書之在前代昭灼如此而今乃任其若滅若沒可乎乾隆辛巳之歲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鈔本孟子注始見之而末二卷尚闕越十有六年而後覩其全焉恐友朋中未必皆見是書故別鈔之以傳又篇敘一篇世亦不多見故引以冠其首其題辭與注世自有本而今之注亦頗與吳本有異同雖亦當考正然今不暇及者以急於扶微繼絕故也讀者當與我共寶之乎

重雕經典釋文緣起

此書雕版行於海內者止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

之宋雕本不可見其影鈔者尚閒儲於藏書家余借以校對則宋本之譌脫反更甚焉當徐氏梓入經解時其撲塵掃葉誠不爲無功然有宋本是而或不得其意因而誤改者亦所不免且今之所貴於宋本者謂經屢寫則必不逮前時也然書之失眞亦每由於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舊文如陸氏雖吳產而其所裒輯前人之音則不盡吳產也乃毛居正著六經正誤一書譏陸氏偏於土音因輒取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遽以改本書矣又凡切音有音和亦有類隔陸氏在當時或用類隔未嘗不可以得聲而後人疑其不諧亦復私爲改易注疏本多有之幸本書尚無恙然其浸淫以疑惑後

人者不少矣古來所傳經典類非一本陸氏所見與賈孔諸人所見本不盡同今取陸氏書附於注疏本中非強彼以就此即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又本書中如孝經論語爾雅多以校者之詞羼入之今雖不遽刪削唯略爲之閒隔使有辨焉唐人經典多不全用說文陸氏意在隨時不取駭俗此書中閒亦引許氏以正流俗之非而不能畫一信從且有以俗字作正文而以正體爲附注者至其點畫之閒亦每失正觀唐人碑經及五經文字所載皆是習相沿用今亦仍而不革庶乎不損本眞然於六朝人所用甚鄙俗字陸氏固未嘗闌入也余念此書關經訓之菑畬導後人以涂徑洗專

已守殘之陋匯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賴以畱俗本之譌文賴以正實天地間不可無之書也而年來流傳漸少學者不能盡見因爲之手校重雕第以遲暮之年精力慮有不周刻成猶再三校目幾爲之昏弗恤也其文舊皆連屬今審其可離者離之以便觀者書中是非及今所因革以嘗所聞於師友者別爲攷證附於當卷之後不以殽亂本書時 乾隆五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大淵獻九月既望書於常州龍城書院之取斯堂

九經古義序 癸巳

九經古義十六卷吳徵士惠松厓 棟 先生之所著也凡文之義多生於形與聲漢人去古未遠其所見多古字

其習讀多古音故其所訓詁要於本旨爲近雖有失焉者寡矣唐之爲釋文爲正義者其於古訓亦卽不能盡通而猶閒引其說不盡廢也至有宋諸儒出始以其所得乎天之理微會冥契獨闢窔奧不循舊解其精者固不可易然名物象數聲音文字之學多略焉近世學者安於記誦辭章之習但知發策決科爲務與之言古訓駭然以爲迂晦而難通塞耳而不能聽也嗟乎此學問之所以日入於靡爛而有終身讀書不識一字之誚也乎今讀徵君此書單詞片義具有證據正非曲徇古人後之士猶可於此得古音焉求古義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碩師也爲性理之學者或視此爲糟粕然虛

則易岐貳則難假承學之士要必於此問塗庶乎可終身不惑也余十數年前見是書郎爲之商略體例校訂譌字而還之徵君之子承緒洎余自湖南歸復從乞借鈔攜之京師嘉定錢學士莘楣大昕歷城周進士書愚永年各錄一本以去而余轉鹿鹿未能卒業至今春賴友朋之力始得錄全計元本之在余篋中又五年所矣書此以見歲月之空馳而讀書能不閒斷誠難也且以志余媿云時　乾隆三十八年仲春旬有二日

弟子上元孫邦杰漢賢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序二

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 乙卯

聖門之傳經多出於子夏經十有三而不由子夏氏之門所傳授者葢僅二三而已顧今自儀禮喪服傳之外無他焉劉向七略載有子夏易傳漢志不著錄隋志載其書二卷注云巳殘闕然隋唐之際作釋文及正義尚多引其說則其書雖闕而未盡亾也於後乃有張弧者作王道小疏而亦假子夏傳之名褎然成十一卷棄之唐初人所引無一相合者世雖疑而不信而於二卷之

殘闕者片言斷句亦都不復留意此世之所以知此書者鮮也子夏爲人篤信謹守其教門人小子必以洒掃應對進退入故其於易也一切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旨每不輕言其所訓釋止於名物字義之間葢易非難知其言明白顯著故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愚夫婦皆可領解故不煩說也後人之於易往往窮高極深怳忽不可爲象而其流極且墮於元虛彼其視子夏之言淡乎其無味也固宜不知此正其篤信聖人而猶是教人不躐等之意也其所訓釋頗與爾雅相近唐之一行宋人張舜元洪慶善俱嘗爲之解而今失傳海昌吳君槎客乃復起而紬繹之爲之疏通證

明以辟廣記遵暢傳意者也亦取而繫焉書成二卷名曰義疏其見於唐人釋文正義集解及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所引者此皆灼然可信采擇無或遺至宋元而來諸家亦或援引及之若吳艸廬與明之二楊時喬慎未必皆由臆造當得之唐以前書中然皆不著所本學者究疑而未盡信也槎客不以篇幅稍狹之故而汎濫及之其見卓矣槎客謹飭人與子夏之學極相近宜其於此有深契焉是將於易闢榛棘而堙鴻水又不僅為西河氏之功臣已

李既方補李鼎祚周易集解序 乙卯

漢儒解易之書至多今皆不可得見唯唐資州李氏所

著易傳集解中采取三十餘家後之學者猶得以見其崖略李氏之爲此書未嘗執己之意以決擇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異同之說往往並載不遺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說莧陸一柔也又引虞翻說謂莧說也陸和睦也既濟之禴虞翻謂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類不可以偏舉又如小過彖辭引虞翻說離爲飛鳥震爲音以或指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爲俗說矣乃至彖傳又引宋衷說則固虞翻之所斥爲俗說者而亦具載之若必爲一家之言則所取者轉狹而已之所非安知不爲人之所是設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復傳於後世豈不大可惜乎近元和惠定宇其講易實

宗漢學凡所援引多取材於是書甚矣李氏之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之學者也今秀水李君旣方富孫好讀易所經眼者不下百餘種而深斥圖說之附會穿鑿攙不欲觀其所深嗜者漢儒之學求漢儒之學則唯資州李氏一編爲菁華之所聚旣已朝夕寢饋於斯而復於其三十餘家之說之尚有未經採入者更爲之搜羅薈萃錄成得六十餘番蓋幾於一字不遺矣然采取雖博而於元明人之所稱引概不及焉是其命意高而用力勤又加之以謹嚴述之之功遠倍於作今學者多知寶資州之書則安得不併寶是書剞劂之事是所望於賢而有力者吾安得亟見其成以與天下學士共讀之爲快

乎

校本韓詩外傳序 庚戌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亾也漢志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今者豈非以文辭贍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舍人億孫 懷玉 旣取數本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者從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眞也又諸書所引亦尚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蓋自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闕者咸稱

快焉余亟慫恿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觸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觀公卿所贈答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符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曷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間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犂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　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序於常州之龍城書院

春秋內傳古注輯序 丁未

春秋三傳左氏最後出劉歆欲立學官諸儒多不肯置對蓋因陋就簡自古已然唐時貢舉之法習小經中經兼一大經於是人皆習禮記而不習左氏傳以左氏文繁故也至於先儒訓釋亦代廢代興漢東京以來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潁容之徒皆傳左氏而鄭及賈服爲最著季長則謂賈精而不博鄭博而不精合之則無以加矣魏則賈服盛行晉時唯傳服義而杜預之注亦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而服義遂微蓋左氏謂之古文春秋其中多古字古言漢人尙能通之及乎年祀縣邈耳目所不習於賈服所釋格乎不相入而

唯喜杜說之平易近人相與尙之唐時作正義遂專取
杜氏一家此外多所訾謷以致精誼美言弃之不復甚
惜後人無由得見全書此可爲浩歎者也東吳嚴子豹
人蔚其治經也深懲專己守殘之陋而於左氏用功尤
深始灼見杜氏之弊有違禮傷教者有肆臆妄說者慨
然思漢人之舊於是凡唐人正義及史漢三國舊注與
夫唐宋人類書所引綜而緝之賈服兩家而外若王肅
之注孫毓之異同略京相璠之土地名雖已竝佚偶有
一二言之見於他說者亦不忍棄也蓋當古學廢墜之
後而幸有不盡澌滅者與其過而弃之也毋寧過而取
之以扶絕學以廣異誼俟後之人擇善而從斯可矣何

庸先以一己之見律天下後世哉斯則嚴子兼收並錄之微恉也今天下好古之士多於前時嚴子此一編出吾知善學者必能因此以定所宗而復推類以盡其餘安知夫賈服之不復生於今日也是則嚴子之爲功大矣其或以爲斷爛而不之貴是所謂嘉肴弗食者也又烏足與之論學問之事哉　乾隆五十有二年五月序於鍾山書院之須方

儀禮注疏詳校自序　乙卯

乾隆庚申之歲吾師桑弢甫先生講學於湖上之南屏秀水盛庸三世佐實從之遊余館於城中不能與其學而往還極數焉見其手儀禮一經覃衆解而研辨之於

其節次亦時有更易以其所爲說質於先生定而後各條疏於經文之下余見而好之亦欲從事於斯而家無此書遂輟不爲庸三以戊辰成進士余時亦在京師因索其向所著則已裒然成書因得縱觀焉歎其精鑿實有出於昔人之上者顧其文繁力不能倩人鈔錄庸三既得滇南縣令缺旋出京盍余之於此經其萌芽實於是乎始後更無有人相爲提唱者則亦遂已庚子入京晤程蕺園太史晉芳言於此經已得十一家之本將爲之甄綜而疏通之則又躍躍然以喜是時余年六十有四距庚申已四十年稍得見諸家之本往往有因傳寫之譌誤而遂以訾鄭賈之失者於是發憤先爲注疏校

一善本已錄成書矣既而所見更廣知鄭賈之說實有違錯凡後人所駁正信有證據知非憑臆以斷勝於前人也因復亟取而件繫之向之訂譌正誤在於字句之閒其說猶淺今之糾繆釋疑尤爲天地閒不可少之議論則余書亦庶幾不僅爲張淳毛居正之流亞乎夫前人有失後人知而正之宜也若其辭氣之閒有不當過於亢厲者此則微爲削之今定書之總名惟曰儀禮注疏詳校不加以辨駁之辭若是庶無得罪於先賢乎庸三之書名曰集解濵之大吏委以解銅至儀徵而卒遂無從更見其書此書中僅載一兩條猶是昔年之節錄者也蕺園相晤之明年余至山西旋聞其卒於泰中所

欲爲者殆亦未就獨余以不肖軀尚畱世間今年已七十有九矣回憶南屏初見是書時去之五十餘年而始得成是編不可謂非幸也已

重校方言序 壬寅

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寧戴太史東原氏之爲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至京師得交歸安丁孝廉小雅氏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衆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戢孴行間或取名刺餘紙反覆

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納衣其散庋書內者紛紛如落葉勤亦至矣以余爲向能讀此書也悉舉以畀余余因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尚有也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於雄本傳舉其所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凡太平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乃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證應邵而下稱引日益多而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幷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荅書向附在篇末者亦別爲卷而幷

數之也雄識古文奇字當作訓纂篇今不傳趙宋時書
學生亦令習方言則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家猷
恭齊傳㦊之類凡舊所傳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
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
尚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
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者注及音義又有遺者誤
改者余以管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廿有餘條具
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外又有音一卷則
知此書之音亦必不與注相雜厠後人取便讀者遂併
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音如通志載
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捃摭及之者余欲

使注自爲注倣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卽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弨之說上又加圓圍以隔之䟽書已行世故唯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龍公武子止案龍讀書志云子傳方言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著之據斯言則知爲龍氏所加無疑也予嘉丁君之續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於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綴綜者紛綸參錯不易整比久久將就散失不愈可惜乎故以餘閒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闕於杭州其學實不在裁太史下云

段若膺說文解字讀序 丙午

文與字古亦謂之名春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秋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名者王者之所重也聖人亦重之是以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注周官論語皆謂古者謂之名今世謂之字字之大端形與聲而已聖人說字之形曰一貫三爲王推一合十爲士儿仁人也在人下故詰屈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此皆以形而言也其說字之聲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狗叩也叩氣吠以守粟之爲言續也貉之爲言惡也皆以聲而言也春秋時人亦多能言其義如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二

首六身爲亥皆見於左氏傳故孔子曰今天下書同文知當時尙無有亂名改作者自隸書行而篆之意寖失今所賴以見制字之本源者惟漢許叔重說文而已後世若邯鄲淳江式呂忱顧野王輩咸宗尙其書唐宋以來如李陽冰郭忠恕林罕張有之流雖未嘗不遵用而或以私意增損其閒則亦未可爲篤信而能發明之者逮於勝國誑猖狂滅裂許氏之學寖微我

朝文明大啟前輩往往以是書提倡後學於是二徐說文本學者多知珍重然其書多古言古義往往有不易得解者則又或以其難通而疑之夫不通衆經則不能治一經況此書爲義理事物之所統彙而以寡聞尠見

之胸用其私智小慧妄為穿鑿可乎吾友金壇段若膺明府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不博覽而別擇其是非於是積數十年之精力專說說文以鼎臣之本頗有更易不若楚金之本為不失許氏之舊顧其中尚有為後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復之悉有左證不同肊說詳稽博辯則其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之書以繁為病而若膺之書則不以繁為病也何也一虛辭一實證也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於此書者匪獨為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歸政治之綱紀明彰禮樂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諸家之失可以解後學之疑眞能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

其有益於經訓者功尤大也文弨老矣猶幸得見是書以釋見聞之陋故爲之序以識吾受益之私云爾

聲音發源圖解序 癸巳

此句曲潘氏一家之學也成是書者融如名已萬字也其大父孝成氏發其端其父亞才氏引其緒而今乃成於已萬之手噫其爲功也勤矣古今之譜聲者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七而是書則分三陰三陽爲六聲夫陰與陽平與仄之爲二聲也發送收之爲三聲也平上去入之爲四聲也陰平陽平上去入之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爲七聲也前人之論詳矣獨未有言六聲者言之自潘氏始其序則先上次平次舒又上去

大繼之是爲六聲謂初平之上聲爲濁音自三代後漫
失其傳遂與初仄之上聲一列而無以別獨今樂人之
歌曲其發端必用初平之上聲則自然之理於斯倘可
驗也於是演之爲二十五韻一百二十五分音八百五
十位五千一百聲各爲圖而系之以解甚矣己萬之能
守其家學也吾嘗聞西域貴耳中國貴目貴耳故以能
審音者爲賢貴目故以能識字者爲賢字母所以辨聲
雖多寡不同而大較多出於西土然中國之達於音者
或分之或合之則未嘗不卽其說而益求精焉安在其
獨貴目乎且彼西域之所以詫於中國者則以其致力
也專故其精之也易潘氏父子祖孫皆研習於是彼西

士之人豈復能遠過乎吾知其必不苟異於前人也審矣自吾來鍾山悼世人字體之不正欲以說文救其失而俗學迷昧安於所習其能從吾言者蓋寡夫點畫有定質者也豈若聲音之微渺而難係者乎而沿譌襲謬謂辭苟足以達意而已奚取於是拘拘者今已萬乃欲以一家之學律萬有不齊之音是猶資章甫以適越也吾恐閱者未一二紙而已欠伸思睡矣然苟執此以詫西域之人以雪中國有目無耳之說不得於此必得於彼惡在其可廢也因其求序遂書此以歸之

雕洪景伯不全隸韻序 甲寅

汪君太宗得宋搨洪景伯隸韻巳不全止第三卷下平

聲上第八卷去聲下計此書當有十卷今僅得五之一耳景伯氏之序隸釋也曰既法其字爲之韻復辨其字爲之釋則隸韻當成在隸釋之前今隸釋之書尚不絕於世太完之兄又重雕以行傳益廣矣唯隸韻見之者尠或已疑其失傳今太完得其不全之本而追溯其所由則

世祖嘗以賜商邱相宋文康宋之後人爲豪所奪繼遭斥賣而司不能各歸其部零星散售故太完所得僅此而其餘不知歸誰氏矣汪君之意必欲得其全而後快若徒祕藏之則人無從而蹤跡之將離者遂不可復合此書爲前哲精神所繫必尚在天地閒故立意即刻此

二卷以傳示海內苟得其餘本者或力能則取汪君之書彙刻於其所藏本而書全或即以其所藏畀汪君使彙刻之而書亦全余亦日夜望之夫是以表白其意而亟爲海內告也夫隸生於篆篆有說文萃集倉雅之學而成自程邈始爲隸書而賈魴以三倉之書亦皆爲隸字漢人碑版大率用隸爲多篆書難成隸書易就以故其傳浸廣後人於繁者刪之疎者補之字益多於前矣徐楚金嘗以說文纂爲韻譜以便檢尋顧說文自小篆之外不過兼載古文籀文其他異同亦僅一二而已繼之者夏英公之古文四聲韻於是篆書亦汎濫矣隸書至猥多尤不可不有所會稡景伯氏始齗然採輯而爲

此書當時所見榻本自比今之闕壞尚少故其所見也博其摹之也眞卽其中有彼人自出新意變亂古法者寧過而留之以待夫學者之自擇或乃槩譏隷爲俗書之所自始考酈元水經注人有發古冢其棺前和題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皆隷字則自周以來隷已與篆並行安可專歸咎程邈哉近世有顧藹吉者爲隷辨一書亦以四聲分之未知本於洪氏耶抑闇與之合也吾嘗閒取以校隷釋頗有點畫不同者然以吾意推之隷釋傳錄不一手若洪氏所手摹必無失眞者洵乎此書之不可令其當吾世而遂湮沒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於太完卜之已　乾隆五十有九年

十月十七日同里人盧文弨書

校刻白虎通序 甲辰

乾隆丁酉之秋故人子陽湖莊葆琛見余於鍾山講舍攜有所校白虎通本此書譌謬相沿久矣葆琛始爲之條理而是正之厥功甚偉因亟就案頭所有之本傳錄其上舟車南北時用自隨幷思與海內學者共之在杭州楷寫一本畱於友人所在太原又寫一本所校時有增益後又寫一本寄曲阜桂未谷今年家居長夏無事決意爲此書發雕復與二三友人嚴加攷覈信合古人所云校書如讎之旨凡所改正咸有據依於是元明以來譌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寧吳槎

客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與其餘異同皆於補遺中具之此書流傳年久閒有不可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因撮其略爲之說曰事必師古而古人又誰師哉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於天釋何書者於稽古有異說余以爲稽攷古道古道卽天也天何言哉稽攷古道是乃堯之所以同於天也古之聖人凡命一名制一事曷嘗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窮則變而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乎必無是也讀是書可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嬗乎前無一非出於自然者曾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閒哉顧說之

不免有岐者何也天體至大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昭昭之天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劇臨洪而亦不偏主一解以盡紬衆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擇之識之之意云爾世有善讀者則此書之爲言也大矣倘泥其偏端掩其全美而輒加以輕詆夫豈可哉若夫是書之緣起與歷代相傳卷帙異同之數則具見於褋琛之所爲攷余又奚贅　乾隆四十有九年九月既望東里盧文弨書於太倉州之婁東書院

弟子蘭谿柳兆勳書旃校